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一

叛臣傳

唐二

李忠臣

喬琳

蔣鎮

劉闢

高駢

呂用之  
畢師鐸

秦彦

朱玫

王行瑜

陳敬瑄

李巨川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

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甄勞至折衝郎將平盧軍

先鋒使祿山反劉正臣殺偽節度呂知晦

後晦字舊書作晦小異謹

識擢秦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

子貢榮先欽執周釗送京師又從正臣敗李歸仁李咸

白秀芝等潼關失守秦整軍北還奚王阿篤孤初引衆

與正臣合詐約俱攻范陽至后城乘夜襲秦秦接戰敗

之追至溫泉山禽首領阿布離斬以釁鼓正臣卒衆推

王玄志為節度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葦絕海

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城收糧資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偽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假秦德州刺史史思明自歸河南節度使張鎰督秦軍平河南州縣又與裨將陽惠元破安慶緒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諭令屯濮州又從韋城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至滎陽破賊將敬缸獲糧二百艘以餉汴軍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與俱寇河陽

秦夜挈五百人冒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

召至京師賜今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

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陝以忠臣為兩軍兵馬使戰永寧

莎柵與賊將李感義

舊書作李感義

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

度使王仲昇為賊執以忠臣為汝蔡十六州節度使

原傳

作汝仙蔡六州節度使舊書作淮十一州節度使按方鎮表淮南西道節度於上元二年增領陳鄭等九州治

安州號淮西十六州節度使無所謂六州與十一州節度也新書六字上當脫十字而舊書十一州一字當係

六字之訛又仙州於大歷元年始增入淮西至五年復省此時淮西不應有仙州今並改正

兼安州

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回紇可汗既歸留其下安  
恪石帝廷居河陽守貲廕因是招亡命為盜道路畏澀  
詔忠臣討定之僕固懷恩引吐蕃犯京師天子徵兵使  
者至淮西忠臣即日進發諸將白須良日忠臣怒曰君  
父在難何暇擇日時召兵無先忠臣至者代宗嘉之加  
本道觀察使齎與倍等周智光反忠臣討之會智光敗  
忠臣以收華州為名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  
無居人大歷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虢李國清為下所逐

掠府庫國清徧拜諸將乃免會忠臣入朝次陝詔訊於衆衆懼忠臣不敢搖即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園中一日盡獲討李靈耀也戰西梁固敗之復與馬燧軍合敗賊於汴州田悅以援兵三萬屯汴郭忠臣遣將襲敗之悅軍遁去以忠臣為汴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忠臣婪奢嗜色逼將士婦女與亂所至人苦之又以妹壻張惠光為牙將恃勢殘刻惠光子居牙下亦橫肆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因衆怒與少將

丁曷賈子華等共斬惠光父子以兵脅逐忠臣單騎奔京師帝素寵之不責也復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朝請忠臣既失兵常怫鬱朱泚反偽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忠臣走樊川李晟將士擒之繫有司與其子俱誅

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貧志學擢進士第性誕蕩無禮檢郭子儀表為朔方府掌書記尋拜監察御史與同舍畢曜相棹訐貶巴州司戶參軍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



治寬簡不親事琳素善蒲人張涉涉以侍讀德宗東宮  
及即位召訪政事薦琳堪大用乃拜御史大夫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琳年高且瞶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  
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尚書罷帝由是亦疎涉琳從幸奉  
天再遷太子少師再幸梁州次藍屋詭言馬殆不進帝  
素以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帝悵然賜所執策曰勉  
為良圖與卿別矣不數日祝髮舍仙游寺朱泚聞遣數  
十騎取之署吏部尚書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表賞死

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命斬之又有蔣鎮者  
洎之子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  
大夫進工部侍郎妹壻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泚  
叛竄於鄆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  
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署偽宰相復謀出奔  
懦不能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之  
五及收京師與兄鍊並斬於東市西北街初洎與弟渙  
在安史時皆汚偽官鍊兄弟復屈於賊云

劉闢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皋府累遷御史中丞  
度支副使皋卒闢自為留後諷諸將上表請旆節憲中  
不許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  
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  
驚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  
即以兵取梓州宰相杜黃裳言闢妄書生可一鼓而俘  
也薦高崇文李元奕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  
康犄角之詔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

其官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關從數十騎走至羊灌田  
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酈定進禽之文若先殺其族乃自  
沈於江檻車送關京師尚冀不死食飲自若將至都神  
策以兵迎之係其首曳而入帝御興安樓受俘獻廟社  
徇於市斬於城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

綱皆伏誅

按關傳新書原附章  
梟傳後今改入叛臣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脩飭  
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喜言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

歷右神策軍都虞侯党項叛率禁兵萬人戍長武時諸將無功唯駢數用奇殺獲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即拜刺史兼防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關降敵萬餘人咸通中獠人叛拜安南都護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劾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首遷降附諸洞

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首  
還首京師帝覽書御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  
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為靜海軍授駢節  
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  
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勦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  
加檢校工部尚書右僕射徙節天平其從孫潯從戰常  
先登薦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僖宗立即其軍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南詔寇雋州掠成都徙駢劔南西川節

度乘傳詣軍及劔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時蠻攻雅州  
壁廬山間聞駢至亟解去駢即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  
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之土惡成都城歲壞  
駢易以塼甃陴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墾平之以便農桑  
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荆南節度王仙芝敗殘黨過  
江帝以駢治郾威化大行且仙芝黨皆郾人故授駢鎮  
海節度使駢遣將張湍梁纘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  
鐸數十人賊走嶺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

轉運等使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徙駢淮南節度副大  
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傳檄天下召  
兵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為重廣明初巢黨自嶺表  
北趨江淮潁破賊大雲倉賊卻保上饒衆亡幾多疫死  
潁進擊之巢大懼以金啗潁騰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  
許為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  
欲專已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  
即絕駢請戰擊殺潁乘勝渡江攻天長始巢在廣州求



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赦巢與鄭畋爭  
於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  
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唯公  
今不據淮南扼賊要害使得北渡必亂中原駢矍然下  
令將出師嬖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  
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稅駕  
不如觀釁求福駢入其計託疾不出嚴兵保境巢據滁  
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十五萬

駢將曹全晟以兵五千戰不利望泗州以待援賊北趨  
河洛使者促駢討賊冠蓋相望駢終無行意俄而兩京  
陷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進檢校太尉東西都統  
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駢徙兵營東塘日簡  
閱如將赴難仍托故還廣陵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  
殆乃以王鐸代為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  
道鹽鐵都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駢  
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帝怒下詔切

責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陰圖割據一旦失勢故肆為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會諸道平賊駢聞縮氣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用之用之者鄱陽人世為商僧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徽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因駢親將俞公楚得見駢署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賤具知閭里利病吏得失頗言政事駢愈器之乃日為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為長年方並署牙

將駢造迎仙等樓皆高八十尺飾以珠玉侍女羽衣  
新聲度曲以擬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謂與  
仙真通而語言俚近懼有槌其姦者乃曰仙人當下但  
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間事絕妾媵雖將吏不  
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祓除謂之解穢少選即引  
去自是內外無敢言者惟梁繡屨為駢言駢不聽繡懼  
解所領兵用之既自任淫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  
百餘號察子伺察民間道路箝口誅所惡者數百族又

募卒二萬為左右鎮邪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  
用之每出入駢御至千人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  
城中之有變者姬侍百餘月二十宴費不足至苛留度  
支運物誘人上變許入貲產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失  
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二人皆以讒死駢從子瀟密  
疏用之罪請駢除之駢怒殺瀟嗣襄王熅之亂駢上書  
勸進偽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  
以用之為嶺南節度使駢久缺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絕

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鄭杞董僅吳邁為  
腹心駢之親信皆逼使附已政事未嘗關決駢始悔欲  
收其權不能也光啟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  
淮壽州刺史張勣奔告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  
師鐸者曹州冤句人故仙芝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於  
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絕等用之厚啖以利不肯附師鐸  
有美妾用之請見不可狃其出觀馬怒而棄之內忿懼  
為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劒陰以為援朱全忠方攻秦

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還師  
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  
謀於神劔神劔不然其言用之亦慮其變欲除之亟請  
罷屯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覬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  
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既授書神劔矣君其備  
之師鐸以鄭漢璋常憤用之率精兵在淮口乃往諗以  
計漢璋大喜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劔詰其變  
神劔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為大丞相作誓告神乃

移檄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為名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劔中悔繆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神劔請按軍高郵為公聲援而督糧道漢璋內忌神劔勸師鐸許其計其四月兵傳城城中駭亂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戰駢聞大驚召責用之用之屢出戰師鐸見城未下求救於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彥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柵以應於外師鐸入守將張全迺戰死用之距三橋殺傷



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畀師鐸左鎮邪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召梁纘謝曰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駢乃命撤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即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劒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以待師鐸去丞相號誅用之支黨數十使孫約迎秦彥彥者徐州人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繫獄且死破械亡去改名彥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貲入黃巢黨中

既敗與許劭降駢累表和州刺史中和初宣歙觀察使  
竇滂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召彥也或謂曰足下誅妖  
人羣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典兵權  
在掌握若令彥為帥兵非足下有也足下如厚德彥宜  
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渡江師鐸以告漢璋漢璋曰善  
師鐸出駢囚南第秦稠麾下求無厭燒貢奉樓數十楹  
取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貲貨山積至  
是為亂兵所剽略盡師鐸徙駢東第禽諸葛殷縊殺之

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子弟  
十餘人同幽之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擊  
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詐為駢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楊  
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歸之張神劒求賂於師鐸辭  
以彥未至神劒怒與別將高霸將攻師鐸彥自將入楊  
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為行軍司馬時楊行密與神劒等  
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  
授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稠及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

大敗稠死之彥出金求救於蘇州刺史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去彥使師鐸率兵三萬陣城下漢璋為前鋒宏次之駱玄真樊約又次之師鐸王朗以騎為左右翼既成列行密乃出委輜重於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兵數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真短兵接偽北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玉資糧伏躁而出行密引輕兵躡其尾師鐸等奔還玄真戰死師鐸雅倚玄真驍敢能拒敵既死惋沮彌日不復議出戰矣駢久囚拘供億窘狹羣奴撒

延和閣闌楯為薪煮革帶以食師鐸既敗慮駢內應命  
陳賞等往殺之左右奴客遁歸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  
臨獨用之縗服哭三日彥屢敗軍氣摧喪與師鐸抱膝  
相視無它略彥遣漢璋擊神劔破之神劔奔高郵漢璋  
欲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  
裨將晨伏兵西濠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於門  
以招外兵守軍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彥奔  
東塘人爭出相騰藉死王朗陪而殞行密既入殺梁繼

於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聞之赴井死彥師鐸與唐  
宏倪詳焚白砂將渡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襲  
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取行密輜重牛羊  
數千計儒以食乏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劍奔還而高郵  
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劍用  
之始詐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乏  
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  
駢名於背蓋用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與張守一並斬

於三橋妻子皆死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鐸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告儒曰師鐸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彥師鐸先至壯士猝之至儒所儒質以反駢罪皆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文德元年儒諜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衆還廬州儒遂據揚州駢之死裹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行密擢駢孫愈為副使令主喪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吏鄭師

虔收葬之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  
焚市落剽民人兵饑相仍其地遂空

朱玫邠州人少以材武為州戍將黃巢盜長安偽節度  
使王玫方調兵玫陽事之乘間斬王玫以留後讓李重  
古約合兵討巢廣明二年玫襲賊戰開遠門槍洞咽不  
死以功擢晉州刺史進邠寧節度使賊平授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吳興侯田令孜議討王重榮以兵屬玫玫  
恥為令孜用戰輒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黃幸鳳翔避



其鋒玫反與重榮李克用連和請誅令孜宰相蕭遘密召玫迎帝玫趨鳳翔令孜劫乘輿走陳倉遂至興元玫追不及劫嗣襄王煬奉為帝玫自號大丞相專決萬幾始與李昌符共謀挾煬至是反為讎昌符乃自歸天子人心寢離及王行瑜敗於大唐峯懼歸見殺又聞購得玫者即畀以邠寧節度行瑜即勒兵倍道趨長安玫居孔緯第方據几署事行瑜遽入斬之殺其徒數百諸軍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剽斃僵尸相藉即傳首

興元宦者偽樞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誅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玫為列校討黃巢數有功  
愠即偽位授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守大散關為李  
鋌所破即奉款行在還取玫首以獻擢邠寧節度使景  
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弟同州節度使行實請假茂  
貞招討使討楊守亮於山南宦官難之昭宗亦懼茂貞  
難制不許行瑜等因擅興軍擊取之後茂貞拒覃王殺  
宰相行瑜與有力得賜鐵券遂跋扈求為尚書令宰相

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尚父行瑜望甚會河中王重榮死其子珂李克用壻也故克用請以珂嗣節度而行瑜及建茂貞請授王珙因以兵陳闕下欲廢帝立吉王不克即殺昭度李谿留弟行約宿衛克用悉兵渡河問行瑜等罪行實棄同州趨長安與行約謀劫乘輿又不克皆奔邠州行瑜築梨園砦克用與戰破行實等軍俘其母及行瑜子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銳卒五千營龍泉鎮茂貞壁其西克用夜發精騎擾饗道岐軍走行瑜歸

邠州嬰城守厚賂克用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  
悉族奔慶州為麾下斬於路傳首京師克用並俘其屬  
二百人獻於朝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賤隸左神策軍令孜為護軍中  
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尚書右僕射西川  
節度使性畏慎善撫士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  
監軍梁處厚號慟奉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亦倡西幸  
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冗從內苑小兒先至敬瑄嫉其

暴橫遣邏士捕繫五十人尸諸衢由是道路不譁進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行在百官諸吏無敢乏帝欲命判度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弟敬珣為閬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阡能涪州叛校韓秀昇再進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實封四百戶賜鐵券恕十死巢平進潁川王增實戶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甚豐又進檢校太師俄令孜得罪敬瑄流端州昭宗立召為左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

至敬瑄拒詔令孜勸敬瑄募黃頭軍為自守計時王建  
盜據閬利故令孜召建建至綿州敬瑄復以其難制發  
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  
走城下遙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尚誰容今作  
賊矣因請兵於顧彥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彥朗畏建表  
請大臣代敬瑄建亦自請討敬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  
建節度使以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  
守亮副之彥朗為行軍司馬有詔暴敬瑄殺孟昭圖罪

削官爵昭度使建屯學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蠶崖大敗建昭度傳城而壘簡州刺史張造攻笮橋大敗死之大順元年建稍擊降諸州敬瑄戰浣花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為建俘明年三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為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即脅昭度還京師而燒絕棧梯東道不通因急擊敬瑄分親騎為十圍所當輒披靡烽壘相望縱諜入城以搖衆心圍凡三歲城中糧

盡散瑄出家貲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夜至建  
壘市鹽不可禁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建軍偽  
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皆街二屯明日戰又破一壁  
降其將敬瑄諸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  
乃上表以病丐還京師令孜素服至建軍約和建入自  
西門囚敬瑄令孜而自稱留後表於朝詔以建為西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累表請誅敬瑄不報景福二年  
陰令左右告敬瑄令孜養死士約楊晟等反於是斬敬



瑄於家同日縊殺令孜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李巨川字下已逢吉從曾孫乾符中舉進士河中王重  
榮辟為掌書記重榮討黃巢書檄奏請日紛沓皆屬巨  
川文思敏速言輒中理會賊走重榮收京師巨川有助  
力重榮死於亂貶為興元參軍節度使楊守亮喜其至  
復管記室守亮為韓建所禽巨川械以從題木葉遺建  
祈哀建動容因釋縛置幕府昭宗幸華建患一州供億  
不能濟使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初建惡諸王典兵

不利已與巨川謀即上變告八王欲脅帝幸河中因請  
令囚十六宅選嚴師傅督教盡散麾下兵懼帝不從以  
兵圍行宮表疏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忌行營將李筠  
扈從有功奏誅之

據通鑑增輯

又請召諸王將命四方者悉

赴行在巨川日夜導建不臣既幽諸王別第知帝不悅  
據通鑑增輯乃請立德王為皇太子文掩其惡帝還京拜諫

議大夫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  
納款至河中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見

知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已或衰乃詭說曰巨川誠奇才  
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二

叛臣傳

五代

趙在禮

朱守殷

董璋

范延光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李守貞

王景崇

趙思綰

皇甫暉

杜重威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

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

按薛史守文死

事其子延祚為守光所殺與此互異

在禮奔太原唐莊宗時為効節指揮

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劫在

禮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逐興唐尹王正言

在禮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不克乃遣明

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

嚮京師在禮留於魏明宗即位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

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惠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徙鎮  
橫海厯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  
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  
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  
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  
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  
已

樓薛史在禮在宋州時少帝為子  
延煦娶在禮女退封秦國公護識

契丹入汴在禮自

宋馳至洛陽遇契丹伊喇等拜於馬首伊喇等兵共侵

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死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會兒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勲舊與伶人景進相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

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於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趣明宗歸藩無與禍會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於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不至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  
明宗詔幸汴州或以為東諸侯有倔強者將置制之守  
殷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  
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  
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  
其尸梟首於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  
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  
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洺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家世少與高季興孔洵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為刺史梁亡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事大小皆與參決蜀平以為劍南東州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使李仁矩齋詔諭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安重誨亦馳

書於璋

原作使仁矩齋安重誨書往諭璋考薛史是時連仁矩齋詔又遣重誨馳書於璋以徵貢是重

誨書特附詔以往也謹據改

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

殺仁矩仁矩泣涕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

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

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諸州又分閬州

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

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

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

關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仁矩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

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  
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於彌牟璋大敗還走梓  
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  
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唐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  
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  
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九書西  
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章而梁兵扼楊劉者

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為  
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  
夜至河上為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  
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  
莊宗入汴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  
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  
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臣請騎兵  
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

至半夜行二百里戰於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

及也乃求罷去延壽亦遽求罷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  
宏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  
反弑愍帝唐室大亂宏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  
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  
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嘗晉高祖  
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  
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最後  
至又其女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



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為契丹所虜其衙內指揮使秘瓊悉殺溫其家族而取其家貲鉅萬計高祖以瓊為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於魏延光陰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媚女十餘自隨

張蓋操扇軍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詞知誘銳等渡河半濟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贍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監守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高祖亦悔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慚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

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  
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鎮以來免為  
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  
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  
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  
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因奏延光反覆請圖  
之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勲知州事乃遣承勲以兵脅  
延光驅至浮橋推墮水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

其貲高祖不問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於繆家灘詔  
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瓊  
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為光  
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  
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唐振  
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重榮  
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

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因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後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為好辭

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

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牛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佑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

又據沿河黨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歟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喪身邊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鄴報重榮曰



前世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亂期兩敝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

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於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  
去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  
騎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  
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  
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  
以獻高祖御樓受讖命漆其首送於契丹改成德軍為  
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

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  
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嘗一征夏  
州李彝超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為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贊  
送欵於潞王愍帝出奔潞王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  
迎於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慚藩鎮多務過  
為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

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

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  
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  
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  
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  
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  
敕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  
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  
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

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於市斬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瞪啜沙陀部人光遠初名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事明

宗時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  
中山得契丹大將薊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  
和遣使者求之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  
以為後悔不及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光遠自易州刺史  
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  
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  
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  
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

達出降契丹主見之靳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契丹主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慚伏契丹主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契丹主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初進見佯為悵悵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愧爾



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為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

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從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  
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勲萊州防禦使父子俱  
乘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時馬少  
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  
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  
謀為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淄州刺  
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  
契丹入侵略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

帝與契丹軍相距澶魏間用竇儀言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遠隔絕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其子承勲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地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勲知不可乃殺節度剽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曉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

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敕李守貞便宜處  
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往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  
馬於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  
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遂見  
殺以病卒聞承勲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契丹滅晉使人  
召承勲至京師責其劫父鸞而食之以承信為平盧節  
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  
撰光遠碑銘文既立石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啞啞初非

姓氏其後改名城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

李守貞河陽人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侵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

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楊光遠光遠降守貞以功拜  
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  
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侵出  
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  
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蹂躪  
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  
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  
此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

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於武強契丹侵鎮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於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入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立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

圖而門下僧總倫言守貞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  
先是趙思綰以京兆反王景崇又以鳳翔反並遣人推  
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  
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漢遣白文珂等攻景崇思  
綰久無功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督攻之諸將皆請  
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  
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  
崇可傳聲而破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與諸將分為



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如此逾年守貞兵少食盡威督兵攻破之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烟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餘黨皆磔之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辦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及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

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從為宣徽使監左藏庫  
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拜右衛大將軍  
高祖攻鄴景崇求留守起居表詣見高祖願留軍中効  
用為畫攻戰之策甚有辦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  
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  
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  
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黨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  
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

召入卧内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贄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

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  
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  
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  
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  
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  
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  
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待  
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

敗景崇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欲以牙兵擊城北  
兵出走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死  
輦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  
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  
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  
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  
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高祖遣使者

名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謂其下  
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  
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  
迎益飲於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  
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為然思綰與部  
下入城斬州校於城門并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  
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  
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

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

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  
父子俱斬於市

皇甫暉魏州人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命留  
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  
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部將楊仁晟  
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  
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  
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



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不從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夜焚貝州以入於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入侵暉率其州人奔於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

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鎗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

杜重威朔州人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位封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遂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畧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侵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陷契丹驅人民千萬過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

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滿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為所圍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鄴都留守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重威至瀛州牟翰

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侵鎮定重威西趨中渡  
橋與敵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  
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  
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  
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  
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  
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  
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諸將愕然聽命重威出降表使

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於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  
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  
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入京師重  
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  
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尋遣重威還  
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別漢高祖定  
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  
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漢邸數敗圍之百餘

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悉誅之於繁臺其亡者奔鄴兼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

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  
乃共誅之及其三子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  
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三

叛臣傳

宋

郭樂師

杜充

吳曦

郭樂師渤海鐵州人遼之將亡燕王淳募兵遼東使報  
怨女真目曰怨軍樂師為之渠首淳建號於燕改怨軍  
為常勝軍擢樂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其妻

蕭后稱制宣和四年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以為恩州觀察使從劉延慶伐燕與蕭幹軍遇於盧溝樂師曰幹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虛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樂師與諸將率兵六千夜渡河倚道而進質明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樂師遣人諭蕭后使降后令閉城門密召蕭幹還戰於三市樂師大敗失馬步走踰城以免還猶厚賞之累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

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  
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妻以守燕  
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  
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  
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  
涕泣如雨帝以為忠加檢校少傅歸鎮蕭幹入塞樂師  
破其衆於峯山生擒阿魯大師策勲加檢校太傅初王  
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樂師同知樂師自以節鉞欲居

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肆橫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以蔡靖易度會金人索張覺安中丞覺首送之金藥師曰若索藥師首亦當送之耶由是解體而無自固之志矣

據金史藥師傳增輯

藥師

多遣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以致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朝論頗以為慮亟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至燕藥師迎於易州再拜帳下貫遂釋

然邀貫視師至於迴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  
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  
為帝言藥師必能抗敵蔡攸亦從中力主之金使賀天  
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兵遇之於道金使為之斂馬引  
避奏言藥師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  
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  
度言藥師瞻視不常蜂目鳥喙怙寵恃功逆節已萌今  
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遠願早為之慮始詔

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樂師張令徽刺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樂師計事樂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樂師抱持之并諸使者悉鎖於家金帥宗望及郊樂師率官軍迎降金太宗以樂師為燕京留守賜姓完顏遂從宗望伐宋至慶源聞徽宗內禪欲回軍樂師盡知宋虛實謂宗望曰南朝未有備不如姑行宗望遂懸軍深入駐兵汴城詰索宮省與邀取寶器服玩

皆藥師導之也其後復為金破宋順安軍殺三千餘人

子安國仕金為刑部尚書從海陵南伐領武捷軍都總

管為眾所惡金世宗殺之

據金史藥師傳增輯按藥師傳宋金兩史並見今考其

事蹟宜入宋叛臣金

史列傳從刪謹識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略

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靖

康初加集英殿修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中僑寓

皆燕人來歸者充慮其為敵內應悉殺之建炎二年宗



澤卒以充代為留守兼開封尹節制京東西路尋知宣  
武軍節度使召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初宗  
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  
河忠義之士往往引去留守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  
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亦薦之時諸路各  
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浚方白事謁未入浚遽前充  
怒戮其使諸將稍稍懼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  
太平王瓊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

諸將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常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兵守渡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却之金人復逼砲砂時以輕舟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列陣而佯退衆信之敵謀知無備乃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盡領兵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王玠俱進玠引兵先遁

澤獨與戰死之充軍潰金人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諸將銜怨充嚴刻伺其敗將害之充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欲合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俾為後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健士先達帝意充說詞報源充居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志勸充由通泰入浙充畜異志不聽所善凌唐佐先降金以書招充完顏宗弼復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降金事聞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嵩巖

崑瑒韓汝惟於廣州是冬充至雲中尼堪薄之久之命  
知相州充猜狙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從  
所間走歸充其副胡景山誣充陰與宋通尼堪下充吏  
炮掠備至不服釋之尋命充為燕京三司使遷行臺右  
丞相而死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提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

淳熙五年換武德郎累遷高州刺史紹熙四年提卒

原傳

作紹興元年今據吳挺傳改

起復濠州團練使慶元四年憲聖園陵

成以勞遷武寧軍承宣使六年光宗擢陵威遷太尉嘉

泰元年

原傳載吳曦為都統制於慶元六年今據寧宗紀改

韓侂胄謀開邊曦潛

蓄異志因附侂胄求遷蜀樞密何澹力沮之陳自強納

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

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聽曦至鎮譖副都統制王大

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

議出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以兵六萬屬之聽便宜

行事復得節制財賦按劾計司而利權又歸於曦未幾  
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與從弟晁及徐景望趙富米修  
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客姚淮源

金史完顏綱  
傳作姚國

獻關外

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  
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為金人地以困官軍侂胄  
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  
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侵西和王喜魯翼拒之戰方  
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

時已布腹心於金將士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  
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母思以重兵  
守大散關曦因撤驀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遠出思後思  
不能支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冑口舉人陳國飭投匭  
上書言曦必叛侂冑不省金得曦族人端遣持詔書金  
印間行至冑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金人於  
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  
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

從權濟事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遣徐景望為四川轉運使褚青為左右軍統制趨益昌收總領所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正月為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日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出之曦既僭位遣董鎮至成



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  
隸十統帥遣祿和房大勛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和尋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  
砦以遏官軍仇胄聞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而封  
之仇胄納其說吳玠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  
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泰自瞽其目楊震仲飲藥卒  
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  
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興州合

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與隨軍轉運安  
丙共謀誅曦又與李好義及兄好古李貴等交相結納  
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  
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  
及叔父柄弟晔從弟晁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修之  
郭澄等皆誅之玉曦首獻於朝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  
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  
祀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四至  
六

侍講學士<sub>臣</sub>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sub>臣</sub>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十四

叛臣傳

宋

江

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蓬目  
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元兵  
破中都金主遷汴賦歛益橫遺民保巖阻思亂于是劉

二祖起泰安掠淄沂金布薩安貞遣將破之斬二祖

據金

史布薩安貞傳增輯

餘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等附之楊安兒起

掠莒密展徽王敏為謀主母舅劉全為帥汲君立等附

之餘寇遂起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

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

咸附之元兵退金遣完顏霆洪果將花帽軍三千討安

兒於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敗乘舟入海舟人曲成

等繫之安兒墜水死

原傳作舟人斬安兒以獻今據金史布薩安貞傳改

安兒無

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騎卒奉之衆尚萬  
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  
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  
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因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  
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其  
黨彭義斌歸李全全等出沒島峒  
原傳作洪果完顏霆  
張尊等數人出沒島  
峒今據續通鑑及  
宋史紀事本末敗寶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鎮  
江武鋒卒沈鑑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輒利數十倍知

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因說純之以  
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  
有意歸宋定遠民季先者安兒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  
山陽黃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純之命先諭  
意羣豪以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  
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  
合兵攻尅海州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富察理嘉別  
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



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  
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  
敕純之慰接之疏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  
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  
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正月全率衆來歸詔以全  
為京東路總管

據續通鑑及宋史  
紀事本末增輯

六月全圍海城不勝

退守石秋分兵襲密州禽洪果械至楚城十二年山東  
來歸者日衆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季先請預借兩月然

後率所部并良等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率軍二萬渡淮大掠丙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戍濠出戰喪騎三千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全往東海點軍赴之與金人戰于嘉山小捷全至渦口值金將赫舍哩約赫德名盧鼓槌者將濟全與其將鹿仙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又與阿海戰於化陂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

還全進達州刺史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濰  
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欲歸宋而未能  
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  
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從數人  
挺身入城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託置酒結  
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授林  
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州  
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二萬

人錢糧徙屯楚州十二月大雨雪淮水冰合全請于制  
府賈涉欲襲泗州許之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踏濠  
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全知有  
備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金長清縣令嚴實  
因拱以求內附拱與定約還白賈涉涉再遣拱往諭配  
兵二千金亦請往涉不能上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  
餘人以行合林軍得數萬遂襲東平金參政蒙古剛帥  
衆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金人堰汶水而決之詰旦

金騎三百掩至全帥衆赴之殺數人逐北抵山谷遇金將幹爾達盛兵突出全幾不免會諸將至拔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失大半統制陳孝忠死焉林兵還青州全所攜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尋還楚州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乃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

按宋通鑑作莫凱宋史紀事本末作吳觀互異

譖先殺之涉遣統

制陳選往漣水總其軍先黨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

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全  
乃見涉請討珪涉以全軍布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於  
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  
至罷支衆心遂散珪枝窮遂殺淵而挾武正德珍降元  
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涉遂以付全十四年正  
月金人將南來全請于涉欲與劉瑋共圖泗州以伐其  
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市  
守瑋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未幾盧

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槩金人後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張惠奔全軍請降全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張林叛降元請討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林敗走全遂入青州以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

續通鑑及宋史  
紀事本末增補

十六年賈涉以全驕暴難制力請還

朝五月被召在道卒初涉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于潭統之以制北軍全輕鎮江兵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閭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



合帳前忠義志籍之盡統其軍壽邁不悟十一月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國數言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彌蓋自鬻也至是喬行簡為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聞及聞國用晞稷失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十七年正月國之鎮全妻楊氏郊迎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大喜全固留青州國不能致

數致厚餽邀全議事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必往八月至楚州上謁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而大怒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既而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愈喜全遂往青州十一月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

者恐其圖已內自為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從弟丙午起兵密告全黨全黨欲坐致成敗陽許以兵接應而實無意助之及潘甫等事敗全黨益不安全感劉慶福還楚為亂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乙卯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

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明日縊于途賊擁通判姚  
紳入城犒南北軍使歸營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  
事涵忍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乃授晞  
稷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  
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  
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  
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  
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閔斬數人請待罪朝

廷不問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  
全遣騎逆晞稷晞稷入楚城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  
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初至楚全尚知畏屢令全還  
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酣全  
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  
全陽罵之翀以告晞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  
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  
氏而手足倒置矣初楚城將亂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

獻慶福皆機事全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  
圖全者全大怒全往青州五月攻東平不克引兵攻恩  
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  
千匹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義以北遣  
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  
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使趙  
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  
以威之斷其南路如此賊必成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

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  
州可復也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睢稷繳達之未幾  
義斌與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兵潰遂死之戲下王  
義深等復歸全二年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  
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  
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  
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敵未易支不如兄歸于是全止  
而福行朝廷聞全被圍稍欲圖之以睢稷畏懦謀易帥

劉瑋久在盱眙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忭延譽京師自謂討賊有餘力朝廷信之九月以瑋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忭代知盱眙晞稷改知袁州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夏全請從瑋素畏全狡亦俾留盱眙自揣資淺尤憚夏全乃激夏全曰劉制使圖賊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為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瑋勢不能卻復就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以兵少不往甲子瑋令夏全



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三年二月全妻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免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更與福謀逐琯矣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琯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

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全既逐瑋幕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張惠范成進出兵欲勦之全狼狽降金報至中外大恐劉瑋自劾未幾死三月以姚朏嘗與李全交歡命朏為軍器少監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朏至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朏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欲北歸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

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乃約降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偽病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羣起殺之福以慶福頭納紳紳大喜時楚州自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紳飲紳至楊氏不出福兵欲害紳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鬢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

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楊  
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  
之若羈縻州然賊黨以錢糧不繼屢有怨言賊將國安  
用閻通及張林邢德王義深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  
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帥兵趨  
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  
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以為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  
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忭張惠范成

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托輕僎每供四總管  
弄戲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  
重惟聽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惠成進  
以朝檄不及已乃歸盱眙密約降金設宴邀托乘其醉

縛之渡淮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彭托輕僎無決坐失事機其過固不待言若時青不過  
紅襖賊魁降金復叛歸宋始終一進退無據之人耳有何  
重望而朝議忽而檄托忽而檄青致使諸將離心釀成事故青  
之畏首畏尾密報全全遷延不出適以自殺其軀無足深責而  
宋之君臣替昧無知欲弭亂而轉以盱眙附盧鼓槌于泗  
以速亂果何所見而成此大錯耳

州金官惠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元全得青報慟哭力告元將求南歸許之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十月全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贖全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誘殺青遂併其軍紹定元年春全厚募人為兵宋軍多亡走就募金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大治舳艫船自淮及海相望七月全及楊氏大閱戰艦於海洋八月趨青州為嚴實及石小哥邀擊敗走九月全

歸海州治舟益急全外恭順於宋以就錢糧往往貿易輸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餽餉不輟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幾旬也全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民兵捍禦為賊所敗三年全欲銷宋兵備使軍士穆椿潛入京城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

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難遽絕其糧  
乃挾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喝使國明達諸朝而元實  
未嘗資金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姑事苟  
安亦不之詰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  
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  
益樓強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  
王節入鹽城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自  
提兵往楚以狀白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



遁去慮軍民驚擾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  
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不受朝廷為罷朝宗命  
通判揚州趙墩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招沿海亡命為  
水手又給墩夫以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  
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  
贍其衆他軍士見者皆怨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  
力殺賊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於喻  
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為攻

撓水若計時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韶見帝力贊討之趙范趙葵亦請進兵乃以趙善湘為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金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詔討全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全兵突至灣頭副都統丁勝拒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

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掩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  
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盛暑中督軍浚濠決  
新塘水注之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全至勝開  
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是日璫夫得彌遠書  
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亟遣劉易即全壘示之  
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擲書不  
受璫夫恐亟發牌印迓范全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  
入坐郡治盡收子女貨幣全聞范葵既入遂配兵守泰

而悉衆攻揚州自是屢戰全兵多敗襄兵萬人至真州  
上埧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為田四所敗達大  
連死之全克炤益振余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  
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  
不得傳城下或言城中素無薪且儲蓄支借殆盡若築  
長圍三城自困全乃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  
城范葵等出兵屢擊之不退四年正月范葵揮步騎夾  
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與賊大戰

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蔡帥輕兵橫衝之三  
道夾擊賊敗走全既敗始大悔忽忽不樂時正月望城  
中放燈張樂姑子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  
平山堂矯情自肆范蔡夜議詰朝所向蔡曰東向利范  
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  
山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  
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蔡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  
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

旗幟全望見喜謂元宣差曰看我掃南軍范麾軍並進  
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  
虎軍已塞其窺門全窘從數千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  
勇寧淮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  
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  
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軍士獲  
頭目無得爭以為獻故羣卒碎其尸分其鞍馬器甲并  
殺三十餘人賊黨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國

安用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  
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追賊明日安用引五百騎徑南  
門趨灣頭范伏弩射之呼之降不應諸將欲追范懼有  
伏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既提  
精兵進四鼓賊大潰葵追及賊于灣頭又破之俘斬及  
奪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楊州平善湘以露  
布上帝驚喜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十寇就平謝  
止之二月命胡頴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定功

行賞復命趙范趙葵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別遣金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余玠犄角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子才自他道進攻敗賊將董友舟師達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卧倉皇起鬪官軍畢登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為銳陣左右救乃破



之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即遣馮垕等送款軍門范等密聞於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論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為必討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鄭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于金淮陰遂為金有六月大戰於河西三砦賊大敗復大戰破之遂復淮安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汙詔贈三官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四